

以平和的方式爭戰

——布阿萊姆·桑薩爾和他的小說創作

日前，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聯同法國領事館，邀請了阿爾及利亞的法語作家布阿萊姆·桑薩爾(Boualem Sansal)主講了一場題為「西方是否敗於對抗伊斯蘭激進主義的戰爭」的講座。除了桑薩爾，講座尚有三位浸大學人列席，分別為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的高敬文教授、陳秀瓊博士，以及於人文及創作系任職的筆者。桑薩爾於講座上分享了個人的創作觀和世界觀，並對今日西方與伊斯蘭世界日趨尖銳的衝突，作了深刻的評論。

文：唐睿 圖：HKBU European Studies / French Stream 提供

桑薩爾是一位「半途出家」的作家，他年輕的時候，並沒想過要以寫作為業。桑薩爾求學時代攻讀理工科，他自阿爾及爾國立理工學院取得經濟學博士後，分別當過教員、顧問，又自組過公司，以及在阿爾及利亞工業部當過高級公務員。如無意外，桑薩爾將會一直從事上述工作，而不會投身文藝創作。事實上，桑薩爾並非那種在年輕時與文藝無緣的作家，相反，早在他成為作家之前，他便認識一些阿爾及利亞的重要作家，例如理查·米莫尼(Richard Mimouni)，就是桑薩爾的好友，米莫尼在世期間，便一直鼓勵桑薩爾創作，而儘管桑薩爾當時已是他和其他阿爾及利亞作家的忠實讀者，但他卻始終不認為自己需要獻身文藝創作。

藉文學挖掘心靈

然而，1991年爆發的阿爾及利亞內戰改變了桑薩爾的想法，並於1997年創作了首部小說《蠻人的誓言》。內戰摧毀了一切，激進伊斯蘭力量席捲全國，人們要不逃到國外，就是為自己的生命倒數，大部分人都陷入了心理危機，他們不住地質問，國家為何會弄至如斯田地，人民又為何會變成這樣。作為經濟及科學家，桑薩爾開

始反思一些問題：國家經濟蕭條，到處都是貪污，貧困生出了愁怨而愁怨則使人投向伊斯蘭教，但事實上伊斯蘭教又改變不了國家……因此，桑薩爾認為，解決國家問題的答案，必須循其他途徑去尋找，特別是人的內心、從阿爾及利亞人本身、從歷史、從心理學、從人們能夠理解的文化和文學層面去找。桑薩爾發現，人並非理性的動物，人經常受到激情、神秘事物，乃至魔術所吸引，所以桑薩爾希望藉着文學創作去探挖人的心靈。因着這信念，桑薩爾決定去探索內戰期間那些看起來毫不起眼，甚至讓人誤以為非常和平，但卻在不動聲色間，逐漸引發出暴力的問題。桑薩爾以德國為例說，只要人們看看德國這個歐洲其中一個最文明、最講求秩序的國度，曾如何誤入歧途，就大概能看出人類心理活動之複雜。至於要探究箇中的來龍去脈，就必須從歷史及文化的不同方面，加以分析。

桑薩爾的家族來自阿爾及利亞北部的烏額生尼絲山區(L'Ouarsenis)，屬於柏柏爾族。柏柏爾族有自己的方言和文化，但為了生活，他們一般都會講阿拉伯語，正因其特別的文化背景，柏柏爾人雖生活在北非等信仰伊



■布阿萊姆·桑薩爾(Boualem Sansal)日前在浸會大學演講。

斯蘭教的國家，但他們並不一定信奉伊斯蘭教。因此，在阿爾及利亞爆發內戰期間，柏柏爾人面對激進伊斯蘭信徒的威脅時，陷入了非常尷尬的處境，他們要麼選擇流亡，要麼就得考慮信奉伊斯蘭教。桑薩爾對於這種宗教、文化的迫害可謂深惡痛絕，而這個主題亦反覆出現在他的小說之中。

以筆抗爭

2008年，桑薩爾發表了一篇名為《德國人的村莊抑或席勒兄弟的日記》的小說。小說具有相當的現實基礎，但桑薩爾對人物的原型作了相當的調動。故事關於一對生長在阿爾及利亞偏遠地方，混有阿爾及利亞和德國血統的兄弟。七、八歲的時候，父母將他們送到法國的叔叔家裡寄養，冀望他們日後可以得到更好的生活條件。哥哥後來成為了工程師，而弟弟則在城郊無所事事。某天哥哥自殺了，弟弟看到哥哥的日記，方知道哥哥在兩年前，在他們的父母被伊斯蘭武裝組織屠殺後，在家裡發現了一些文件，並發現他們的父親原來是納粹黨人。他參與過屠殺猶太人的計劃，並為了逃避紐倫堡戰爭法庭的審判，而藏匿到阿爾及利亞。桑薩爾借這個

故事表述了兩個訊息，分別是罪債的延續，以及阿爾及利亞的伊斯蘭武裝組織與納粹黨的相似性。桑薩爾常想到，那些父輩曾經在內戰中強姦婦女，屠殺過整條村落的武裝分子的孩子，他們在內戰期間如果只有五、六歲，那麼現在已差不多剛好是成人，當他們從報章、書籍或者紀錄片發現到父輩的所作所為時，他們會作何感想。桑薩爾認為，這種罪債不會只在一代人之間就結束，下一代人，同樣會為上一代人的罪債而感到痛苦甚至覺得無顏再生存下去。

至於伊斯蘭激進派與納粹的相似性，則從主角父親既是劊子手，又是被屠者的身份可以看到。而這個主題，桑薩爾在他最新的小說《2084》作了更形象化描繪。這本以「世界末日」為副題的小說，以一個在「偉大聖戰」後誕生的封閉國度為舞台。該國有一位獨裁者，在他的管治下，人民必須每天敬拜尤拉神九次。桑薩爾說，人們往往低估了激進伊斯蘭教的危險性，尤其當它和大家庭的極權主義相結連。阿爾及利亞內戰期間，政府為了更有效控制人民，就隨便從黎巴嫩、伊拉克、敘利亞等地伊斯蘭信仰地區引入教員，取締阿爾及利亞原有的人才，對社會造成了深遠的影響。而正因為桑薩爾親身經歷過這些禍患，所以即使他每天都收到恐嚇信件，他仍堅持寫作，為自己生長的土地，為下一代，爭戰。

書評

文：李夢

從無關緊要到不可或缺——讀《色彩列傳：藍色》有感

法國歷史學家帕斯圖羅(Michel Pastoureau)從2001年開始，便陸續出版一系列探討顏色歷史的著作。去年，北京三聯書店將其中的三冊——《藍色》、《黑色》及《綠色》——譯成中文，在中國內地出版。中譯本面世雖晚，卻不乏價值。讀過《藍色》後，我發覺這類近乎「學術專著」與「普及讀物」之間的書目，一方面應和受眾對於通俗類歷史讀物的需求，另一方面也為當下的文化史寫作提供了一個新鮮的向度。

《藍色》以時間為序展開，講述顏色的歷史，卻不單單關於藍色染料及油彩如何被生產以及被使用，而是將這一顏色及其背後的象徵意義，當做一個符號，放入社會、文化、政治以及宗教的語境中講述。作者回溯中世紀至今數百年歷史，分析藍色在一眾色彩中角色與地位的變化(有時默默無聞，有時又大受歡迎)，以此佐證技術的進步、地區間通訊的日漸頻密，乃至時代審美趣味的變遷。從十三世紀之前的被遺忘，到浪漫主義年代的被推崇，再到近現代社會中被廣泛使用，藍色不單出現在畫家的調色板上，不單是印染工廠的製成品，還被當成一種符號與象徵。而藍色

與紅、白及黑色之間的互動乃至抗衡，也從某一側面暗示了權力與權力之間的角鬥。

尤其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對於所謂顏色之爭的描述。在十二世紀以前，藍色是無關緊要、可有可無的，紅色則是最普遍且最重要的顏色。中世紀至浪漫主義時期，因為宗教領袖與皇室的推崇，也因為印染業技術的進步，藍色逐漸可與紅色抗衡，兩種顏色時常扮演一正一反、互為映照的角色。而在十七世紀之後，藍色則漸漸有超越紅色的趨勢，成為最受歐洲民眾歡迎的色彩。這一場綿延數百年的顏色之爭，原本在畫框內、文學作品裡以及男女的衣飾花紋中悄無聲息地進行，卻被作者敏銳捕捉到，並以某種戲劇化的方式呈現出來。這無疑提高了本書的可讀性，也為原本靜態的歷史書寫增添一些生動與熱鬧的滋味。

書中為最關鍵的一個概念是「反轉」。作者在開篇處提出的問題貫穿全書始終：藍色為何能夠從一種野蠻的、微不足道的顏色而在數百年之後成為最受歐洲人鍾愛的色彩？可以說，書中的文字也好，九十多幅印製精美的圖片(書中插圖幾無色差，實在難得)也

罷，都在嘗試解答這個問題。「反轉」從哪裡來，如何實踐，又將導向何處？個體的情緒與情感乃至更廣泛意義上的社會關係附着在這一顏色之上，以至於本書看似探討與色彩有關的史料與理論，其實不外是談論人的經驗與想像。而以顏色為角度介入文化史講述，探討顏色對於社會秩序乃至社會中個體思維與認知模式變化的影響，這樣的做法其實很討巧，一則為讀者敞開視野及想像，二來也找到一個小切口，免於本就不太貼地的歷史寫作墜入過分玄奧枯燥的泥淖中。

作者在談論歷史之餘，不忘在最末一章兼及當下。他對於爵士布魯斯以及藍色牛仔褲之所以流行於當代的分析十分生動，為藍色找到另一個世俗的、尋常的面向。當作者花費全書五分之四的篇幅談論中世紀法國國王、十八世紀威尼斯洗染商以及法國大革命中旗幟與紋章配色這類古老的題目時，他在全書最末提及畢卡索、披頭四以及李維斯

《色彩列傳：藍色》

作者：帕斯圖羅

譯者：陶然

出版：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Levi's) 這些二十乃至二十一世紀生動鮮活的文化符號，可說是將藍色從爭奪式、對抗式的權力關係中解救出來，撥入日常生活的景況中再詮釋。藍色走出宮牆、走入俗世中，也成為社會現代化進程的見證者。

讀罷，我發覺本書雖頗多細節，故事性亦強，卻有些力有未逮。作者試圖以這樣小體量的一冊書(全書不過二百頁左右)，承載藍色在過往數百年間之於政治、經濟乃至文化與藝術等領域的諸多影響，以至於行文略顯匆忙，什麼都講到一些，卻大都講得不夠深入與細緻。倒不如，拎出其中一條線來仔細鋪排，譬如只講藍色在歐洲繪畫中用途與價值的變遷，或者藍色對於女性服飾設計的影響，反倒有可能在篇章架構與寫作目的方面，更顯得明白清晰。

書介

圖文：草草

到遠方

作者：強納森·法蘭岑

譯者：洪世民

出版：新經典圖文傳播



在這本深刻的演說和散文選集中，強納森·法蘭岑帶着煥然一新的力度回到縈繞心頭已久的主題，包括人和文學。無論是回憶他在塞普勒斯和違法獵鳥者的暴力衝突，省視心中對亦敵亦友的作家大衛·華萊士自殺的感受，或是針對科技如何改變人們表達愛的方式提出動人而風趣的看法，這些文章都實現了法蘭岑「毫不隱瞞」的承諾。出自當代頂尖小說家之手，《到遠方》是部傑出而具啟發性的作品，記錄了一顆獨特而成熟的心靈與自我，與文學和當今一些最重要議題角力的過程。

不安之書

作者：費爾南多·佩索亞

譯者：劉勇軍

出版：野人文化



葡萄牙國寶作家費爾南多·佩索亞，與聶魯達並列「最能代表20世紀的詩人」。《不安之書》是佩索亞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他在華語世界失落已久的經典之作。它是曾經長期散佚的作品，多為「仿日記」形式，由眾多研究專家搜集整理而成。本書是目前為止最完整的中文譯本，也將打開一扇讓讀者窺見他浩淼哲學宇宙的大門。

機龍警察：暗黑市場

作者：月村了衛

譯者：李彥樺

出版：獨步文化



讓宮部美幸放下工作，恨不得一口氣看完的故事。壯闊痛快，令人顫慄的機械人大河劇：不是每個人的人生都值得有第二次機會。就算沒有救贖，滿手是傷是血，那些一度被埋藏的愛恨及謊言，我也會親手再挖出來……只盼知道那場死亡的真相。

書評 黃金屋

文：章雋



已經有很長時間沒有讀村上春樹的書。不過，最近讀到他新出中文版的紀行文集《你說，寮國到底有什麼？》就馬上又被重新吸引。

這不是專門寫寮國的書。裡面有十篇紀行文章，有波士頓、冰島、熊本等，寮國的琅勃拉邦之行為其中之一。而我最初正是被這篇寫琅勃拉邦的《大哉涓涓河畔》吸引住。

對於一次寮國的旅行，什麼是絕大部分人不會去寫，而村上會寫的？湄公河的河水，酒店裡的當地音樂演奏。

在東南亞旅行的人，誰沒聽過當地的音樂表演，可惜我們沒有村上的音樂耳朵。木琴演奏者用八度音奏法敲出的催眠術般的音階，成為主旋律，其他 gamelan 演奏者環繞着他。木琴以單線與他們的合奏旋律對抗，從淡淡的調和並進，漸漸去到狂暴和挑撥，暗夜中讓人的意識和無意識邊界靜悄悄地消失——這種土著潛藏的力量，不大人這樣說過。

說起來，現在中國人會比較會把湄公河視為除了一條大河之外的更多的東西。不過，除了政治、地緣、資源之外，它本身的生命在哪裡？村上用了頗大篇幅靜靜地去觀照作為「水」的湄公河。下過大雨後呈現茶色的不祥混濁模樣，他在岸邊一邊眺望泥水滾動，一邊想到這水底下有什麼，是怎樣的生物住在那裡，體會着悄悄升起的不安感。這條河深深的神秘，和陰暗沉默的氣質，籠罩着在小船上的人。他筆下的湄公河和土著音樂，有相同的東西。

村上不只是會修辭。翻湧着生命的世界，不論是湄公河畔，還是波士頓、熊本，都很吸引。

徵稿啟事

本版「書評」欄目開放投稿，字數以1,300~1,500為宜，請勿一稿多投。如獲刊登，將致薄酬。投稿信箱：feature@wenweipo.com或bookwpp@gmail.com